

房價貴 生活成本高 幸福感低

打工壓力大 深圳難留人

曾幾何時，深圳是令人嚮往的「金梧桐」，吸引無數鳳凰棲息。如今，形勢卻發生了逆轉：2011年深圳市非戶籍人口較上年減少了7.32萬人，這是30年以來深圳首次出現非戶籍人口下降。外來人才選擇離開深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今年4月份我回老家汕頭工作，月薪5,000元，比我在深圳拿1.5萬元開心多了，也幸福多了。」在長途電話的那端，曾經做了6年「深圳人」的張先生語氣平和。「在逃離深圳的人中，我並不孤單，白領也不再是個案，而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的軟件產值在全國居首，現在這個行業卻面臨着人才流失的「黑洞」。記者手中有一間深圳軟件公司離職表，這裡記錄着近兩年來離職中層管理人員的名單及其離職理由，其中有一半以上去了廣東其他城市或者回老家——大多為競爭不太激烈的內地二、三線城市。不光是軟件，而金融、電子商務、物流等眾多行業均出現人才外流的現象。

月入1.5萬 無力置業

張先生曾經是深圳軟件公司的主管，回到汕頭老家後每個月收入比在深圳少了1萬元，但他卻覺得非常值得，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房子。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深圳月入1.5萬元，除去租房、吃飯和交通等外，只能餘下7,000元，「要等到自己買一套100平方米200多萬元房子，是猴年馬月的事」。相反，汕頭平均房價為每平方米7,000元-8,000元，只是深圳的三分之一，老家有房住，不用着急買新房，壓力小很多，還能照顧老人享受天倫之樂。

與張先生一樣，高昂的生活成本，讓越來越多的月入過萬的深圳白領陷入焦慮與不安。去年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的《廣東省居民個人生活狀況與主觀幸福感調查報告》顯示，深圳在21個地市中被評為倒數第二。而今年4月底，中國農民工的幸福最低城市竟然是深圳。幸福感核心指標是「經濟和工作狀況、居住環境和家庭生活」，目前深圳房價均價在2萬元以上，生活和交通成本居全國一線城市前列，在深圳工作和生活壓力極大。

對於深圳外來人口30年來意外下降，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直言

不諱地稱，珠三角幾年實行「騰籠換鳥」政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萎縮導致非戶籍人口下降，更重要的長期原因是深圳生活成本的持續上升，導致流動人口減少。

孔雀不南飛 人才難求

正是因居住和生活成本的高企，現在許多人才不願南下深圳，以往的孔雀東南飛，要飛必先選深圳，這一現象也一去不復返了。正是人才的逃離和不願南下，才導致許多企業招聘人才出現困難，尤其是那些中高端專業人才，他們寧可留在北京、上海等地，令許多企業苦不堪言，他們直言人才的缺乏影響了企業的發展，更增添了公司大量的成本。

因無法提供住房，深圳另一家高科技公司在京、滬招人屢次空手而歸，只好轉向廣州等深圳周邊城市挖人。「我們需要支付一筆安家費。」該公司人力資源部負責人說，「比起買一套房子，這筆安家費便宜很多。」像該類企業遇到人才成本高，或者出高薪也找不到合適人才的現象，在金融、電子、通信等行業均遇到。如永亨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何國浩行長告訴記者，他們想招聘風險控制和IT等高級專才卻一直招不到，其中的重要原因內地優才不願南下。



港資廠技工劉先生稱，打算返湖南老家發展，可以照顧父母。
李昌鴻攝

華強北聚集大量軟件人才，但許多人已轉往二三線城市發展。
李昌鴻攝

各行各業缺工 衣食住行不便

缺工已經蔓延到各行各業，越來越多司機、服務員、廚師選擇離開深圳。深圳的普通老百姓也發現，周邊保安、服務員、營業員都非常緊缺，生活也不像以前那樣便利。在福田中心區寫字樓工作的周先生發現，在公司叫快遞公司上門收件，從過去20分鐘延長到1個小時；出門坐車，以往較為準時的公車站現在至少要等半個小時；中午吃快餐，漲價不說，送餐時間由以前的半個小時延長至1個多小時，到餐館吃飯候輪時間也更長。

巴士公司缺司機千名

57路公交司機李元科告訴周先生，該線路增加了兩輛車，卻沒能增加司機。深圳市金華南運輸實業有限公司因司機短缺，已經停了70多輛車，多條線路只有幾輛車在跑。記者更在招聘網上發現，該公司兩條線

路331和332共需招聘300名司機，儘管給出月薪3,000元-5,000元，但招聘很久也未能招滿。同樣的問題困擾深圳巴士集團，該公司司機缺口上千名。

李元科說：「一個月累死累活也就5,000元，這在許多司機中還算高的。但除去租房、孩子上學和生活費，所剩並不多。」他有不少同事離開了深圳，回了老家或其它城市發展。

快餐招工半年未夠人

記者在羅湖區鳳凰路看到四五家餐館同時打出招聘廣告。在永和快餐大王店的一長串招聘廣告格外醒目，條件也較為優厚，但招聘廣告張貼半年，紙張都泛黃，卻仍招不滿人。擁有10多家連鎖店的藍白快餐負責人說，人手緊缺，現在外賣要1個多小時才能送到。

欠本地戶籍 子女擇校難

在深圳除了房價和生活成本高等因素外，子女教育也是困擾許多外來人才的重要因素。目前深圳知名中學太少，僅配備300萬戶籍人口的教育資源，卻面臨1,200萬外來人口子女的爭奪，其結果是外來人才子女教育受到「戶口限制、免費公辦學校難進、擇校難、異地高考未實施」等系列困境，是導致他們離開深圳的又一大原因。

許多中高級人才往往重視一個城市有多少所知名中學，以便能讓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但深圳目前僅有深圳外國語學校、深圳中學等四所知名中學校，像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分別有十幾二十多所知名中學。在深圳，外來人才子女即便成績相當優秀的，因戶籍限制，也很難有機會考入深圳四大名校。一些外來人才即便托關係走後門，子女也進不了好的名校。因良好的教育決定孩子的未來，有的人才便因此離開了深圳。

不能讀公校 學費負擔重

除進不了名校外，困擾更多外來人才的是戶籍限制，其猶如一堵高高的牆，將外來人才子女擋在牆外。深圳推戶籍、住房等「5+1」條件，有的因沒有當地戶籍或購買住房等，子女進不了公辦學校。為麥當勞、肯德基提供雞肉生產的羅湖銘基食品有限公司一技術主管方先生無奈地告訴記者，因是外地戶口，一年前他花不少錢求爹求奶奶也未能將女兒送入免費的公辦草埔小學，只能在民辦學校根根小學上學，每學期需2,000多元，關鍵是民辦學校老師流失厲害影響孩子學習。他準備今年暑假回河南老家發展，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與方先生類似的是，在布吉一物業公司任電工的湖北郭先生表示，他兒子明年要考初中，因進不了正規的學校獲得免費教育，便擬明年回湖北老家上班，讓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未有異地高考 無奈回老家

目前，全國出現考高中難於考大學的現象，而深圳就最為突出。由於深圳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嚴重倒掛，但為照顧本地戶籍，許多在深圳的外地人才子女讀高中便受到了巨大的限制。從事媒體的湖南人劉先生憤憤不平地告訴記者，他女兒要考深圳同一個的高中，其成績至少要較當地戶籍同學考近150分，這無疑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廣東省尚未實施異地高考，他女兒高中畢業得回家參加高考，但老家教材與深圳不一樣，相當於前功盡棄。為了孩子讀高中和高考，他將無奈地回老家工作。因此，為了孩子讀書，許多人想法辦理入戶深圳，但是辦起來卻並非那麼容易，有許多關卡要過，導致人們留下工作的意願降低。深圳57路公交司機李元科（見下圖）告訴記者，他正在利用積分入戶政策調入深圳戶口，以便女兒將來讀初中甚至高考。但目前困擾他的是，儘管獲得了廣東省高級駕駛員職業資格證書，卻不被深圳市勞動局認可。他稱如果戶口調不進來，便打算回老家湖北發展。



深圳羅湖一餐飲機構打出長長的服務員招聘廣告，卻難招到滿意的員工。
李昌鴻攝

發展空間受限 轉戰二線城市

儘管深圳金融業、軟件和電子商務等行業發展居全國前列，但是許多在深圳工作長達5-10年的大學生發現，其發展空間得不到拓展，他們便轉道北京、上海或杭州等地發展。而一些剛畢業在深圳工作一兩年的大學生感覺未有好的發展機會，於是也紛紛離開，去了二線城市如昆明、貴陽等地發展，現正成為一種潮流。

50%辭職工離開深圳

深圳將金融業列為支柱產業之一，但在金融機構總部和中高端人才等方面深圳競爭力卻遠不如上海和北京。如中國大型銀行或跨國銀行總部絕大多數在上海或北京，如花旗、渣打、匯豐和東亞銀行總部雲集在上海，而工行、中行、建行等總部均落戶在北京，深圳卻沒有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總部。而交易所方面，深圳僅有深交所，上海不但有上交所，還有商品期貨、金融期貨交易所等，這就導致許多深圳中高端金融人才因發展機會和空間的限制而離開深圳。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夏斌向記者透露，由於深圳金融業發展空間的限制，不少中高端金融人才如投行、銀行、證券分析等中高端人才離開深圳轉往上海發展，他們在上海有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晉升機會也較多。

儘管公司員工流動是正常的，但發展空間受限、待遇沒有優勢和浮躁心態等影響了許多人才長期扎根深圳的決心，他們一有好機會便會選擇跳槽去其他城市發展。深圳福田一軟件公司主管吳先生卻透露他們公司近兩年來奇怪的現象：有許多中層紛紛辭職，他們不像以往被競爭對手高薪挖去，而其中有50%以上是去了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甚至二線城市的老家發展，並由此形成一種趨勢。

深軟件業工資遜京滬

深圳從事軟件研發的資深人士羅先生表示，在深圳有許多軟件公司多數是中小型，項目經理是許多軟件人才嚮往的好職位，但除非是跟老闆一起創業或者至少做5-8年以上，否則難有機會成為項目經理。另外，與上海、北京比較，深圳軟件研發人員平均工資要低1,000元-2,000元。於是一些軟件人才前往上海或北京等地發展，不但工資較深圳高一些，並有更多的可當上項目經理，更易打開發展的空間。

此外，深圳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環境欠佳，政府扶持力度沒有其他城市大，許多好的電子商務企業便遷往杭州甚至長沙，令深圳電子商務發展機會和空間受到影響，一些電子

商務人才便轉往杭州等城市發展。來自江西的孫小虎，他在深圳從事電子商務，因找不到更好的電子商務公司，便去了杭州發展，在一家電子商務公司負責運營工作，其月薪較深圳大幅增長了近七成。而畢業於黃岡職業技術學院的周超，儘管學的是自動化，但他在深圳只能在物業公司上班，今年他轉往昆明一國企從事自己喜歡的自動化專業，工資不但比深圳多50%，幾年後將有機會爭取成為公司中層領導，月薪將翻倍。對他來說，昆明發展前景比深圳更有機會和潛力。



羅先生表示，深圳許多軟件人才紛紛外流。
李昌鴻攝